



古道遗村

□ 刘培国

秋天，我有个在婺源自由支配的上午。起一个大早，转了江湾。江湾旧称云湾，灵山、攸山、后龙山三山夹峙，常年云雾缭绕，故名。云湾水东出灵山，甩出一个宽绰河谷山明水秀。北宋神宗年间“萧江”八世祖江敌迁居云湾，繁衍为云湾豪门氏族，改称江湾。千年人文积淀，成一方风水宝地，扼皖、浙、赣三省交通要塞。

文旅意义上江湾古镇太著名了，保存有丰富完整的文化遗存，对一个时间有限的外乡人来说，放弃交通相对方便的地处，选择更为隐蔽幽秘的去处探访一番，更适合我的胃口。我打听到山中有一条古驿道，决计耗费半日，去古道上寻访远离喧嚣的古村。

穿过江湾古镇，循着收割后的稻田田埂，向一处明显有纵深空间的山凹走去。人烟渐次稀少，大片大片的稻田环绕左右，一条汨汨响的溪流迎面而来，一会儿在田亩间跳宕，一会儿在水草深处淙淙而鸣。寻觅溪流踪迹并不难，单看凹地里的草木就能知道，那些两栖类的草木在溪流经过处格外葳蕤，与他处的草木形如泾渭。再往里走，出现许多条道路，我约略察看，发现除一条可以走农用车辆的径直大道外，只有一条带有“官道”印记，这条道路上隔不远，便会有一个棚屋跨于其上，在阴雨连绵的南方旷野，每当大雨滂沱，这并不奢华、看似孤寂的棚屋该是多么善解人意。看得出，这些棚屋经常得到修缮，有的甚至还粉刷了内壁，墙壁下砌筑了砖凳，躲避风雨时好作歇脚。有的在顶棚上插满顺滑的树枝，以作路人手杖。

走进大山入口处，看见一个居民新村模样的聚落，我加速走进去，向偶然出现在楼房外的村民询问，原来是他们废弃了山里数百年的古村，在较为方便的山外重新建村，回望可见云雾深处能解乡愁之苦，远眺江湾可融入便捷的现代生活，不失为一个折中而又明智之选。而我得到的信息就更确切了，我正走在“谭公岭古驿道”上。古道进山不数里，将是那个被放弃的古村落，古村落是否已经朽坏破败？是否还有村民固守？居于大山之中，其建筑有没有徽派古风？是不是栽有高大伟岸的香樟树？越是未知，好奇愈甚。基因中的猎奇心理怂恿我一直向前去。

走过新村，山路崎岖，植被茂密，裸露的山崖告诉我这是砂岩、页岩风化地貌，间或有炭黑色岩石存在，不禁与家乡淄博东部、南部山地联系起来。淄博山地储有煤炭矿藏，伴生物则是大青土和淄砚石料。我猜测这山里一定有煤矿，也一定有歙砚矿坑。这些原本是直觉的猜测后来被一一证实。真正的歙砚老坑正位于谭公岭下、芙蓉溪边。

我在谭公岭古道上疾趋。明万历三十二年，嘉兴人谭昌言赴任婺源县令，自休宁越“五岭”入婺源境，见芙蓉岭“险同蜀栈”，绕近道会节省十里，故捐出俸禄，倡议众筹，经年有余，在金竺岭旧道砌筑青石板石条台阶，



高仅三寸，步履舒适，羊肠小道遂成“坦途”。谭昌言知婺源，“行仁让、赈贫匮、课农桑、役不及民”，口碑甚隆，不久便获擢升离开婺源。乡民缅怀其德，于岭上立石为碑，改金竺岭为“谭公岭”。所修新道亦被称作“谭公岭古驿道”。

对于走惯了沥青路面的今人来说，古道还是太难走了。不是道路本身，道路的爬升辗转倒在其次，是寂索和枯燥。没有人烟，没有鸡鸣犬吠，人就像没了依托附就，感受不到躯体质地、灵魂所依。唯有悬崖上涸出湿漉漉的水迹，像是有泉，又像是山岩控水，近水处一律生长着茂盛的草本蕨类，万般生动，全然不顾旅人心境。

转过一个山角，又是一个山口，咬咬牙，上。驱赶着疲惫，好不容易穿过山口，又有新的垭口在远处等候，露出揶揄的神情。数不清转过多少山头，数不清有多少个垭口，森林空旷而致密。没有飞鸟，没有走兽，白云也远远躲在山巅，只有形影不离的秋阳跟着自己，照在脚下沙沙作响的脚板与路面之间。三四公里过去了，古村落还远未露面，我才明白，人们希望你去的故土家山，总把距离说得短点，会把难度说得小点，况且对山民来说，爬山越岭本是稀松平常的事。前方出现一座类似工棚的建筑物，紧锁的大门旁倚一辆机动三轮车，没落锁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爬到驾驶座上歇歇屁股歇歇腿脚。那个座位有层软装，此刻便是最大的诱惑。我在路旁大石头上歇息了不止一次，石头把屁股硌得生疼。可是，大山深处，一个看似健壮的成年人，坐在不知谁家的一辆三轮车上，总在不知谁家的三轮车上，总会怪怪的，想至此，我迅即打消了这个念头，打起精神向前去，向上去。

再一次看见人迹，便是一个最大最高山口，是倾斜石渣形成的裸土坡，在满目青翠里十分扎眼。转过三个山弯，终于走上那处山口了，回望山外，千山浪碎。往山里看，万山遮挡，没有一点古村落的影迹，依旧不闻犬吠鸡

鸣。向前走，到底还有多少路要一一丈量？来路上几次想放弃的念头又泛上心来，停下来，转身返回，回到江湾，可把仅存的体力精力用在观赏篁岭晒秋，可是已经到了一个制高点，相信古村落就在前方不远处，放弃岂不可惜？我又一次在路边坐下来，定一定心神，也拿个主意。倘若遇见一个行人，打探一下古村落确切位置，是所至盼，可惜坐了一刻钟仍是空山依旧。想，再前行二里路，再不见古村，铁定回头。

山口往里的路，约略有了一点缓缓下坡，脚步顿时轻松了些，步幅也明显紧凑了不少。走过两个大坡，转过三个山角，眼前豁然一亮，真的有老屋、古树、小桥流水出现在眼前。恍惚进入电影里，十分神奇。

首先有铁锤打击铁钉的敲击声在巨大空间里震荡回响，接着是两棵伟岸的香樟树高矗村头，我瞬间变得亢奋起来。还不到香樟树的位置，远远看见一簇簇古旧的一层、二层房屋，高挑着一溜溜黛瓦的马头墙，鳞次栉比着，粉墙上斑斑驳驳，是白里泛出青灰，成条成络成块，像皱影，像晕染，这影像强烈吸引我绕道香樟树，捡一条高低不同的山道攀向高处一一拍照。然后抓着坡上的草竹从坡顶溜下去，溜进村里去。村里房屋的确破旧不堪，但还完整，二层居多，即便是一层，也是顶着一个阁楼，几乎每一个阁楼都会面南开一个夸张的大窗，窗口大开，有伸展出去几米长的竹竿、木棍，足以想见丰收季节晒秋景象何等生活气息。婺源晒秋是著名于世的，土地瘠少，云樟雾罩，阳光吝啬，家家必备一个阳台，专用于晒秋。红的辣椒，绿的青豆，黄的玉米，五颜六色的庄稼果实都盛在圆形竹匾上，陈于阳台之上，接受秋阳的照耀熏蒸，成为独具辨识性的存在。现在，人去屋空，从阳台探出的杆子里出外进，像伸向外面的一只枯手。户户两扇木门皆不落锁，我探进一户人家门内，见迎门中堂字画尚可辨，八仙桌居中，罗圈

椅列于两侧，有蜘蛛网纵横上下。虽门不闭户，也不便私下进入，遂退出人家门庭，踩着房屋错落之间一溜石板小径拐出古村。

走上村中干道，越几步，便是那叮当之声泛起之地，荒芜至此的古旧老村，竟然有工程修缮进行。走近，两个男工，一个屋前，一个屋顶，往屋梁上钉雨搭。三位老者，一翁两妪，在院子里坐，都有八九十岁，一律瘦筋白发，唯双目炯炯如炬。身边摆放着几张竹匾，里面晒着辣椒、几样秋粮。我试着与老者搭腔，老者谈兴尚强，可惜口音相异，不易沟通。做工的工人插话，这三位是留守人，坚决不搬去山外的。我问他们的生活保障，说隔个三天五天，他们的子女会从山上下来，带些吃的。放在过去，我会责备这些老人有好日子不过，可是现在，我却给予他们深刻理解，或生于斯长于斯，或从其他的山寨嫁进来生儿育女，很少去外面的世界走动，山里独有的空气、土地、林草树木、风雷雨雾，无不成为他们生命本身，在他们心目中，离开生命中须臾不能分割的山村禄源，搬到一马平川、睁眼不再是青草碧树的居民新村，绝非栖息地变更这么轻易！也许，他们将与此古村落一起终老，也许，在某个清晨，他们会用自己的坚守为古村落唤来新生。他们的信念是，人在，村子就在，众鸟还会飞临。一个人也没有了，连房屋都会撒风漏雨、梁椽枯朽，终成残垣断壁。

现在，是我静下心来端详村头这两棵香樟树的时候了。

这树与我梦中的香樟树一模一样，两树生长的地方，恰是河流经之处，仔细分辨，可以看出路面之下是有一个桥涵的，路面多有修造，桥涵几乎已隐而不见，但在路边不远处，还点缀着有些歪扭的木制栏杆，昭示着河床的存在。香樟树粗壮而弯曲的树干，需要合抱才能抱得过来。树皮纹理是细碎断纹，像镶嵌了无数颗方块颗粒。越往高处，这些树皮纹理由黑黢黢的暗色渐变为暗绿、老绿，甚至泛出

新绿，南方潮湿气候使然，寄生在树干上的蕨类、藻类、藤类等寄生植物繁衍于上的结果。粗壮树干抓向空中，分出无数枝杈干，擎出四季碧绿的叶子，这在四季分明的北方是不可思议的。这就是南方千篇一律的香樟树。如同北方的老槐树一样，凡是人口密集之处，必有它们存在。只是香樟树于此时此地，与村庄如此契合，显得与众不同。

两树相距十几米，各自拥有粗壮的树干，树干离地不足十米，有各自相向的两根分枝朝着彼此方向延伸，呈联肩抱臂状，又不过度纠缠，交集处的繁茂树叶把更细的分枝遮掩得严严实实。几成连理的香樟树意味着什么？是留恋彼此，是留恋故土，还是对可能分开的未来遭际焦虑恐惧？这些疑问暂时还没有答案。香樟树这个样态，在值守还是迁徙的选择面前，代替人类坦露出内心的感受。我退回一段距离，再度端详这两棵香樟树，两树连理的欲望表达太明显了，绝不是我的望文生义。

贪婪享受这静谧之美，一阵大声的嘈杂兀地从村口传来。之所以突兀，是这嘈杂原本掩藏在大山背后，被森林万物所吸纳，它们一转过山角，倏然没了遮拦，声音朝着这个空旷的山村扩散过来，一大队驴友阵容挥着旗子、大呼小叫着进村。我趣地退居至一处草地，远观这队人马的肆意喧哗，也借机从背包里掏出面包、水果、饮用水打尖，才记起来这是一份迟到的早餐。

时间不长，驴友们消失在寂静之中，像一阵旋风，来无踪去无影，又像他们原本未曾出现过，像一个幻觉。这短暂的喧闹，倒给我一个提醒，也许，在未来的许多年里，不断接纳山外游人的猎艳、观摩、体味、怀旧，便是遗留古村的既有价值。

古村，像极了一台老戏，戏终了，人散了，锣鼓家什哑声，空留一幕幕历史绘就的真实布景在云山雾海里氤氲。

斗转星移，朝阴夕晖。一个个古村，一台台老戏，相跟着走进历史。古村、新村，老人、新人，时间终究会赋以既定的年轮，生与死，存与亡，谁能够背离这样的轨迹呢？这是香樟树告诉我的道理。千里奔赴，竟是为了邂逅两棵香樟树。

我打开手机导航，输入江湾下榻的旅舍，7公里。一阵巨大的疲惫攫住了我，我没得选择，再累也要走回去。我找到一根修长的竹竿作依靠，拄在手里，一步步朝山下走去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bl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